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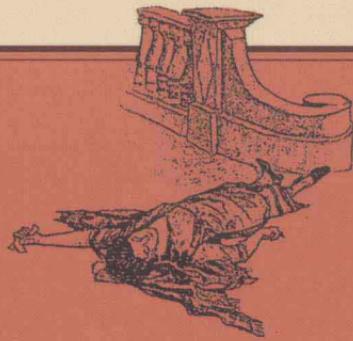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by CONAN DOYLE

The Case Book of Sherlock Holmes

新探案

[英] 柯南道尔 著
俞步凡 译



Sherlock Holmes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The Case Book
Sherlock Holmes

新探案

[英] 柯南道尔 著

JOHN CONAN DOYLE

俞步凡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探案/[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
俞步凡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9)

ISBN 978 - 7 - 5520 - 0110 - 5

I. ①新… II. ①柯… ②俞…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16.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9656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之九

新探案

著 者：[英]柯南道尔

译 者：俞步凡

责任编辑：陈如江

封面设计：王小阳工作室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开

印 张：12.25

插 页：2

字 数：166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0110 - 5 / I · 067

定价：29.00 元

序 言

我担心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也会落得像那些一哄而起的男高音歌手一样的下场，时已过潮也落，还要勉为其难地向宽容的观众频频谢幕鞠躬、鞠躬谢幕。应该收场了，不管福尔摩斯确有其人或是虚构的形象，是结束的时候了。有人喜欢能有那么一个专为虚构人物而设的天界，一个奇妙的、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在那里，菲尔丁^①的时髦公子哥儿们依然向理查逊^②的美貌佳丽求爱，司各特^③的英雄们仍是有用武之地，狄更斯的欢乐的伦敦佬照样令人捧腹发噱，萨克雷的市侩们继续飞扬跋扈。也许在此英灵圣殿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歇

① 菲尔丁(Fielding, Henry, 1701—175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作品讽刺当时社会与政治，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之一。

② 理查逊(Richardson, Samuel, 1689—1761)，英国小说家，他的书信体小说《帕美勒》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小说。

③ 司各特(Scott, Sir Walter, 1771—1832)，英国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人，浪漫主义运动先驱，他的《萨克逊劫后英雄传》即是一部历史小说名著。

洛克·福尔摩斯和他的华生也忝列一席之地，而另有更为精明强悍的大侦探同一位更为不精明的伙伴来占据他们曾经盛极一时的舞台。

福尔摩斯的侦探事业历时长久了——这样说并不想夸张，若有一些垂垂老矣的先生跑来告诉我，他们儿童时代就读过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我可是不敢诺诺，会令他们失望的。人们对于和自己的年纪相关的事，原本就不愿让人随意编排。冷酷的事实是，福尔摩斯不过是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两册小书中才初露头角，那还只是一八八七年和一八八九年的事。到了一八九一年，以《波希米亚丑闻》为开篇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陆续发表于《海滨杂志》，似乎很受大众欢迎，因而需求日增。从此以后，三十九年来，断断续续发表了几个系列的故事，迄今竟也有五十六篇之多，收编为《冒险史》、《回忆录》、《归来记》及《鞠躬尽瘁》，还有就是最近几年发表的这十二篇，也一并收入，题为《新探案》。他的探案生涯始于维多利亚^①时代的后期亦即鼎盛时期，也历经爱德华^②短暂统治期。在那个激烈竞争的年代里，

① 维多利亚(Victoria, Alexandrin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印度女王(1876—1901)，在位期间国内工商业迅猛发展，大力扩张世界殖民地，使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史称黄金时代。

② 即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 1841—1910)，维多利亚女王之子，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王(1901—1910)。

福尔摩斯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如此说法不算虚言。那些首先读到福尔摩斯的人是年轻人，尔后他们又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读着当年同样的侦探故事长大起来。这也是显现不列颠民族所具恒心与诚心的一个范例。

我写完《回忆录》后，决定将福尔摩斯就此结束，因为我觉得我的文学生涯不能局限于单一渠道。那个脸色苍白、轮廓分明、四肢懒散的人物形象，占去了我太多的想象力。我因此就将其结束生命。但是幸而没有验尸官来对他验尸下结论。所以，在事隔一长段时间之后，我并无困难响应读者的厚爱与要求，对我的鲁莽行为加以解释和纠正，接续再写福尔摩斯。对此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发现，这些小故事实际上并没有妨碍我在文学史、诗歌、历史小说、文艺心理学和戏剧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和创作，而且因此发现自己在这些方面其实才能有限。即使不写福尔摩斯，我也不可能在这些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当然，由于福尔摩斯的存在，我其他的严肃文学作品确实因此而鲜为人知。

读者诸君，现在歇洛克·福尔摩斯要告别了！我感谢诸位过去一贯的支持，在此谨希望我的回赠能使大家于繁重生活中聊补消遣，或者促使换换脑子，活跃一下，这些都是故事王国里的趣味闲话而已。

阿瑟·柯南道尔

目 录

王冠宝石案	1
雷神桥迷案	30
爬行人案	73
吸血鬼案	108
三个同姓人案	138
显贵主顾案	168
三山墙案	213
军人斑面案	242
狮鬃毛案	276
退休颜料商案	305
蒙面房客案	332
肖斯科姆旧宅案	352

王冠宝石案^{*}

华生医生很高兴又回到贝克街那二楼的房间。屋子里十分凌乱，可是许多破案的奇迹都是在这里起步。华生看看周围墙上的科学挂图，酸迹斑斑的化学实验长桌，墙角边立着小提琴盒，煤斗里依旧放着烟斗、烟丝。他的目光最后落在比利这个少年的笑脸上，一个聪明伶俐的童仆，有他在屋里，多少能把大侦探身上的怪僻阴郁气息冲淡一点，填补些他的孤独。

“一切都没有变，比利。你也没有变，我想他也没有变，对吧？”

比利忧心地朝关着的卧室门瞅一眼。

“大概，他在床上睡着了。”他说。

那是夏日傍晚七点钟，宜人的天气。但是华生医生对老朋友生活无规律、没准时，早就习以为常，所以对他在这个时间睡觉毫不奇怪。

* 本篇是全集仅有的两篇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故事之一。

“这看来，他手上有案子在办吧？”

“是的，先生，这一阵他很辛苦。我担心他的健康呢！他脸色不好，人也瘦了，常常不吃饭。‘什么时间用饭，福尔摩斯先生？’哈德森太太问他。‘七点半。后天，’他说。他一埋头工作，那股认真劲儿你是知道的。”

“是呀，比利，我知道。”

“现在他在跟踪什么人。昨天他化装成一个找活干的工人，今天，又变成个老婆婆，差一点没把我也骗进，真的。现在我该懂点他的门道了。”他指指靠在沙发边的一把女用阳伞，半开着没有收拢，“老婆婆全套行头，这是一件。”

“是一桩什么案子呢，比利？”

比利压低了声音，像是要谈论国家重大机密。“跟你说说没关系，先生，可不能说出去呀，是王冠上的宝石案。”

“什么——就是那桩十万英镑价值的盗窃案？”

“是呀，先生，他们一定要追回来，先生。你知道，首相、内政大臣都来我们这里，两人就坐在这个沙发上。福尔摩斯先生耐心接待他们，当场让他们把心放下来，答应会尽一切力量。以后又来了坎特米尔勋爵——”

“啊，是他？”

“是呀，先生，你也晓得啦。这个人是活僵尸，先生，我就要这么说他。我和首相很好说话，和内政大臣也不赖，没架

子，挺平易近人的，可是就这个勋爵大人，我受不了。福尔摩斯先生也讨厌他。你不知道，反而倒是让他信不过福尔摩斯先生呢，不想聘请他，巴不得他破不成案呢。”

“福尔摩斯先生知道吗？”

“福尔摩斯先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噢，我们当然不希望他失败，得让坎特米尔勋爵瞧瞧厉害。可我说，比利，窗前挂个帷幕做什么？”

“福尔摩斯先生三天前挂上去的。我们在帷幕后面放着个好玩的东西呢。”

比利上去把帷幕拉开，露出内阳台和凸形窗。

华生医生不觉惊叫一声，藏的竟是他朋友的一尊本人蜡像，穿着休闲衣，装束齐全，脸偏向窗子，略低着头，像是在读书的姿势，身子深深坐在安乐椅里。比利把蜡像头取下，高高举起。

“我们把头摆出各种角度，就更显出活生生的样子了。窗帘不拉好，我还不敢碰它呢。窗帘掀起来，在街对面就能看得见。”

“这个做法我们以前也有过。”

“我还没有来吧。”比利说，他掀开一点窗帘，朝街上看，“有人，在那边远远向这里望呢。那边那个窗户，我看不见有人，你过来看。”



比利上去把帷幕拉开，

华生刚跨前一步，卧室门就开了，瘦瘦高高的福尔摩斯走出来。他面色苍白而紧张，但举止与体态仍如以前那样干练敏捷。他一个箭步跃向窗前，将窗帘放下。



露出内阳台和凸形窗。

“就这样别动，比利，”他说，“刚才这样有性命危险，我的孩子。我可是少不得你哦。噢，华生，你又回老家了，见到你真高兴。你来得正是时候，关键时刻。”

“我猜也是。”

“比利，这儿现在没事。孩子也是个问题，华生。跟着我多危险，出了事怎么交代？”

“什么危险，福尔摩斯？”

“时有不测，我估计就在今晚。”

“今晚怎么啦？”

“遭暗杀，华生。”

“不可能，不可能，你开玩笑，福尔摩斯！”

“我的幽默感尽管有限，要开玩笑，玩笑还有的是，我说的这个可不是闹着玩。不过现在没事，可以放松放松，可不是？让我喝几口酒吧？汽水机和雪茄都在老地方。仍旧坐你那把安乐椅吧，我们一切还是老样子，我挺喜欢。你大概，我希望还是没讨厌我这烟斗、这蹩脚货烟丝，不讨厌吧？这些天我都拿它来代替一日三餐呢。”

“为什么不吃饭？”

“饿一饿，思路反而清晰。噢，不用说，像你们医生，我亲爱的华生，应该知道吃东西要消化，血液集中肠胃，脑子供血就少了。我要用脑子，华生，身子其余组织是附件，所以，我是脑子优先。”

“说危险，怎么回事呢，福尔摩斯？”

“啊，是的，假如危险果真发生，那就要借助你的脑子记忆

了，记住凶手的名字、地址，去找苏格兰警场，顺便代我向他们告别、祝福。凶手名字叫西尔菲乌斯——内格雷托·西尔菲乌斯伯爵。记一下，朋友，记下来！莫塞德花园西北一三六号。记下了？”

华生那张忠厚的脸急得抽搐，他很明白福尔摩斯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也很清楚他嘴上所讲的，只会轻描淡写，绝无半点夸张。华生向来是个行动派，这时便当机立断。

“算我一个，福尔摩斯，我这两天正好没事。”

“你的品德差劲了嘛，华生，你学起了新花样，骗起人来了。看你模样就是个大忙人，看诊忙得不可开交，每个小时都有人上门来求医。”

“再怎么忙也没有你这个事重要。你干吗不把那个人抓起来呢？”

“是呀，华生，我可以抓，对方也正怕我这一手。”

“那干吗不下手呢？”

“因为尚不清楚宝石被弄到了什么地方。”

“啊！比利和我讲的——失窃王冠宝石！”

“是的，一颗光芒闪耀的硕大蓝宝石。我张开罗网，鱼已入网，但是不见那宝石，这样只抓人有什么用呢？我们捉了这些人可以为社会除害，但这样还不够，我要的是找回宝石。”

“这西尔菲乌斯伯爵也是你网中的鱼?”

“是呀,而且是条鲨鱼,要吃人。另一条是塞姆·默顿,一个拳击手。塞姆,原还不是个坏人,叫伯爵给利用了。塞姆不是鲨鱼,而是一条大头鯥鱼,傻乎乎给人作钓饵,也成了我网中之物,在乱扑腾。”

“这西尔菲乌斯伯爵在哪里?”

“今天上午我与他并肩而行。你以前也曾见我扮成老婆婆,华生,可都没有这一回满意。他还真为我捡起掉在地上的阳伞呢。‘对不起,夫人。’他说——他半是意大利人,你知道,高兴起来,特有南欧人的热情礼貌,但是一个不对劲,便是魔鬼的化身。生活万变莫测,人世无奇不有,华生。”

“他要制造事端,杀人。”

“是呀,是这样。我跟踪他到米诺里斯,斯特劳本齐老店。斯特劳本齐是做气枪的——做得相当精巧,据我晓得。可以预料,此时对面的窗上,有把枪对准这里。蜡像你见到了吧?肯定是比利让你看的。哦,这漂亮的蜡像脑袋,随时都有被子弹洞穿的可能。啊,比利,什么事?”

童仆又进来,端上托盘,放有一张名片。福尔摩斯看一眼,便扬眉好笑。

“此人亲自登门,这一招很出人意料。收网吧,华生!这家伙有胆量。他名声不小,你该有所耳闻吧,是狩猎猛兽的专

业行家。他这项运动史的纪录上若能将我忝列末位,对他来说,倒是辉煌胜利,胜利辉煌。现在已经证明,他感觉到我踩上他脚跟了。”

“叫警察。”

“要叫的,现在不叫。你窗外小心看着,华生,街上有没有形迹可疑的人?”

华生从窗帘边的空隙张望。

“有,门口不远,一个彪形大汉。”

“那就是塞姆·默顿——忠心而愚蠢,这个塞姆。来的先生在哪里,比利?”

“在会客室,先生。”

“听我按铃,你再带他上来。”

“是,先生。”

“要是没看见我在屋里,也照样把他领进来。”

“是,先生。”

华生在一旁,等着把门关上,看着同伴心中很是焦急。

“听我说,福尔摩斯,这可不行。这个人是亡命之徒,不顾一切,企图行刺你。”

“我不怕。”

“我一定保护你。”

“你会碍事。”

“碍了他的事？”

“不，我亲爱的朋友——碍我的事。”

“不，我说什么也不能离开你。”

“不，你得走，华生。你听我的，你从来没有违背过我的主意。这个人，当然无事不来登宝殿，可是我将计就计，他会反被我利用。”福尔摩斯拿出笔记本疾笔写了几行字。“搭车去苏格兰警场，交给侦查处尤格尔。你和警察一起回来，随即就可以把这个家伙逮捕。”

“这一着叫他好看。”

“你回来之前，我有足够时间可以发现宝石在什么地方。”他按铃，“走，我们从卧室出去。这第二出口就是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要看看他这条鲨鱼怎么样，他看不见我，我看得见他。我自有办法，你会知道，我怎么对付他。”

于是，一分钟之后，比利引领西尔菲乌斯伯爵进来的时候，房内已是空空如也。这个大名鼎鼎的打猎高手、运动家和花花公子，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威武的翘须覆着凶残的嘴，其上吊起一根长而弯的鹰钩鼻。他全身穿着考究，花色领结，闪光别针，晶亮戒指，上下一派浮华之气。身后房门一关，他瞪着凶狠的眼睛，四下打量，仿佛防备步步危机，处处陷阱。接着便是令他猛地一惊，他看到了窗前椅背上露出一动也不动的脑袋、睡衣的领子。他一见之下，惊惧而杀气腾腾的黑眼珠